

吴晓选编

(新加坡)严思著



木麻黄恋歌

MU MA HUANG LIAN GE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木麻黄恋歌

吴晓选编 (新加坡)严思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京)新登字 1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麻黄恋歌/吴晓 选编 (新加坡)严思 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3

ISBN7-80105-306-4

I. 木… II. 吴… III. 诗集 - 选编 - 当代 IV. K986.7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568 号

木麻黄恋歌

吴晓 选编 (新加坡)严思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125 印张 92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7-80105-306-4/G·1350

定价: 6.50 元

严思诗歌的情感特质及其它

(代序)

吴 晓

新加坡诗人严思，素以其凝重、沉郁、劲健的诗风而被华文诗歌界所瞩目。他自60年代开始从事诗歌创作，已出版有《风雷集》、《春华集》等多部诗集。数十年来，他以严谨的诗笔，记录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感遇，抒写父辈飘洋过海在新土地上开拓、抗争、充满血泪的历程，追怀中华文化辉煌源头，在热带豪雨和太阳风的交汇中，发出自己动人的吟唱。

另一位新加坡诗人、诗论家槐华在《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 热带诗选》序言中，论及严思的诗歌创作时，指出严思的诗“极富于历史感”、“沧桑感”。的确，进入严思的艺术世界，我们不时地被作品中那深沉的历史情怀、浓郁的文化意识、充满力度的生命感悟所激动、震撼。下面我们试从情感特质、生命感悟、文化意识、表达方式等四个层面面对严思诗歌作一番扫描和剖析。

情感特质：凝重与沉郁。

黑格尔曾说过，艺术的成功需要求助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命力的情感。”读严思作品，我们的感觉常常不会那么轻松，相反总有一种沉重的东西在浸润我们。诗人在其《春华集》后记中曾说到，鲁迅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

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首诗，很能表达“写诗的心态”，并说：“若能理解我沉郁的心境，当能由晦涩甚而是有些朦胧之中，见我真情。”严思作品中凝重沉郁的情感特质正是这种心境的反映。不论是历史题材的作品还是现实题材的作品都是如此。这种凝重、沉郁的情感特质，在严思作品中表现为两种呈现方式：其一是银河落地式的直接表述，将读者瞬间置入某种情感氛围，受到猛烈冲撞；其二则节律较为徐缓，如同长河远走，幽思绵绵，将读者渐渐带入特定的诗意境界。前者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我此刻寂然》，诗中有：

我此刻寂然
——寂然
似我脚下
山岗庄重的肃穆

.....

我此刻寂然
——寂然
似我广场
旗杆的矗立如剑

这是一种直截了当然而又是颇具力度的写法。诗人未作过多的铺排，寂然、肃穆的情感突兀而出，直泻而来，但又不是简单直白。诗中所用的意象：“山岗”、“落花”、“旗杆”、“青锋”等，具有较大的能指性和极强的表现力。全诗节奏急促，语言简炼，与所要表达的情感十分合拍，造成寂然凝神、气势夺人的美感效应。至于严思情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则如《历史的

断想》、《听潮》、《岁月》等，就较为舒缓悠长，在诗思的展开中情感得以逐渐积蓄，并最终形成长河入海涌流不息的效应。

这种凝重、沉郁的情感特质，是诗人历史感、忧患意识的诗美转化。诗人在注目春天的美景时，不会忘记冬日风雷的严酷，在讴歌欢愉的一刻时，不会忘记“烈火与冰霜”中的“漂泊”，在面对历史的辉煌时，不会忘记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与牺牲。他有一种超越具象的洞穿力，不向那些表面光彩、强大的事物首肯，只承认历史和时间永恒。历史的与现实的负荷始终揽在胸怀，自然他的情感基调不会那么轻盈飘忽了。

从情感的审美取向上说，凝重美、沉郁美也正是严思审美理想的最高选择。在《唱一支梦驼铃》中，诗人就写道：“恕我不客气／小姐，为何整晚／你总唱不停虚假的／拥抱和吻别？”“我来唱，送你／披霞的大雁／关山的驼铃／海棠的血泪”。这不是简单的对某种歌曲表示厌恶或喜好，而是诗人审美取向的选择，诗人厌弃的是矫情和那种甜腻的东西，注重的则是那种最能体现事物本质的深层情感。

这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诗歌应当是对人类深层情感的开掘和表现，而不应是表浅的即兴抒发。哲学家诺尔曼·丹森说过：“人的存在有表层和深层的两个层次。”表现在情感上，也有表层和深层两个层次。优秀诗人总是放弃矫情、即兴和浮泛，而执著地追求凝重与深沉，这是其艺术生命保持恒久的根本前提。

生命感悟：孤独与高洁。

诗是生命的表达，人格的印证。诗歌创作最内在的动因是诗人对生命的追问、对人生的感悟。严思的诗歌创作也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他在《岁月》一诗中写道：

枕着失眠的夜，清晰地
我听到生命因销熔而折裂的声响
啊！二十五年匆匆的行脚
我不停地思索，什么才是你的真实？

对于“生命真实”的追问，也就是对于生命价值、人格理想的追问。在严思笔下，生命的真实是“虔诚和执著”，“是一段亘古的旅行”，他对生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

严思崇尚生命的孤高之美。孤高，即孤独而高洁。严思是一位平民诗人，他的诗朴实真诚，处处闪射着人性之光，而在心灵深处，又保留着一块无比圣洁的高地。诗人的人格理想，当其指向外界时，则是站在全人类的、人道的立场上，呼吁正义、公道、平等和尊严；而当其指向内心时，则会形成自我的人格信条。严思在一首题为《狼》的诗中写道：

坚韧源于孤独
生命标高在
不消融的皑皑雪线

这首诗是写给诗人周天的。此处“狼”的“生命标高”就是诗人自己的人格认同与追求。“狼”被放逐于荒野山岗，遗世而独立。这“皑皑雪线”是生命的高度，也是生命的纯度。诗人在此处提出“生命标高”的命题是颇有意义的。真正的生命都应拥有自己的“标高”。诗人认为“狼”的生命标高就在于孤独，这是对“孤独”最充分的肯定和礼赞。真正的孤独其实是一种独思，是探索者、开拓者的基本品质，是生命力量的表现。

诗的结尾：“稀星晦月，悬崖峭壁／——常听荒野的呼唤”，不正是对孤独所蕴含的生命力量的张扬？

如果说《狼》诗赞美了生命的“孤独”，那么《含苞的约会》则表达了生命美的另一方面：高洁。这首诗的主意象——仙人掌之花，“花白似霜”，只在夜间开放，“只邀明月清风，早晨即拢，数天后凋谢；但枯萎绝不着地，化于风雨”。诗人对花的品性着力加以刻划：“拢合的花蕾／在阳光下沉默／蔑视蝴蝶彩衣不歇的穿梭／苍蝇巧言令色的诱惑”。这种高洁的品格，不是一般所说的洁身自好，它在恶劣环境中生长并开出生命之花，这本身就是对生命悲剧的否定。它孤高自守，又勇于对现实的参与和对环境的抗争，所以仙人花的高洁，也同样是生命力量的象征。

孤独、高洁，乃是严思对生命品位的取舍。这种有力度的人格信条是严思诗歌独具魅力的重要因素。艺术和生命有着超乎寻常的亲和力。生命是艺术最强大的动力。没有强烈的生命数识，就不会有撼动人心的艺术。从生命感悟出发，将最有效地导致艺术品位的提升。

文化意识：认同与反思。

对中华文化的追怀是海外华人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严思的诗也不例外。海外华人虽然远离中国故土，有的并已在异乡他国落地生根，但奔流在他们体内的热血是中国型的，岁月和空间无法中断这份血浓于水的情缘。这份情缘就是中国母土文化。中国文化是他们悠长的梦，是他们永恒的精神故乡。

翻开严思的诗集，使我们倍感亲切的不仅是俯拾皆是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象，更重要的是诗人表达的中华文化皈依感、

民族情感的认同感。请看：

——民族的华表
与我一起肃立
在汉白玉雕砌的
金水桥前

——《天安门》

乡愁是
河西走廊戈戟上的月影
又冷又清……

——《深夜听琵琶》

华表、金水桥、河西走廊的月影……，这些都是带有强烈的民族地域特征的历史文化意象。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诗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而严思在追怀这一切的时候，是有着明显的自身情感特点的，因为他毕竟已身处海外了。当他置身于中华母土文化的氛围中时，他不能不对自己的身份进行重认，而因此带来的那份历史文化情感也就更为复杂。诗人在《古城中秋》中就曾写道：

.....
想起祖父，想起童年
千里金风的路程没有歌
我是归人？还是旅客？

我站在古城的楼头
看跑旱船，看火鼎公，看火鼎婆

看宽阔的长街踩舞过民族幽古的宋元
有豪迈的欢畅，有失落的感伤

回到中华文化故土，诗人不能不发问：自己是归人，抑或是旅客？如果是归人，就是说永不离开；如果是旅客，意味着根已在他国异邦。两种心绪，互相矛盾，又互相交织，由此而引发的情感，也就更见复杂了，有豪迈的欢畅，有失落的感伤。这是面对历史的，也是面对自身的。诗人的内心感慨难以言说。

然而，在感慨之余，严思有着更多的现代人的理性反思。他善于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与当今的现实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进行审视，悟出其相通的东西。吊岳坟，他看到：“跪倒在历史的面前虽已千年 / 尚有几许的‘秦桧’，还不肯服罪”（《凭吊岳坟》）；游灵隐寺，诗人悟到：“当咀巴被封禁的时候 / 巧妙的眼睛确实也能 / 锐出各种的语言……”（《灵隐寺济颠和尚的画像》）。由这些诗作可以看出，诗人对中国的文化、现实及社会文化心理都有着相当的了解。反思中华文化，集中到一点，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严思对中华文化是充满信心的。在《归来的歌》中，诗人形象地描绘：“留下这传说的人 / 肉体早已归土化泥，但在古寺的后院 / 却至今 / 还活着一棵青翠的蚕桑 // 躯干被雷殛劈出了莲花的丰韵 / 秋不凋零，冬有绿叶 / 愈活愈年青”。这可视为作者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意象化诠释。

表达：时空的拓展。

诗人是言说者。在人与世界之间，诗人寻找表达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意象。意象在诗歌中，既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又是对外部世界的重建。在对意象的处理中，我们可以看

出诗人把握世界、重建世界的独特方式和个性。

严思是如何把握世界、重建世界的呢？我们发现，在严思作品中，诗人思维的中心始终是意象。每个作品都有一个主体意象，凭借它，把遥远的世界拉近，把周围的万物照亮，在纵向与横向的思维中，诗歌审美时空得到空前的拓展。

体现这一特点的例子很多。下面试以《柳情》一诗为例加以分析。

《柳情》是作者游览杭州西湖时所作。这类即景诗，如果就景写景，极易流于肤浅。但严思写柳，没有把它作为一般的表象处理，而是把它作为文化积淀物，置于思维的核心地位进行审美观照。这种观照，分别向两个方向拓展。首先是在空间上，由景内意象向景外意象转移。“孤山的林梢 银尽了 空濛的残冬 / 苏堤、白堤 波光如镜 / 有梳妆的青丝 悄悄垂下”，诗的开头即把柳置于较为开阔的背景中，从孤山到苏堤白堤，由远而近，“青丝”与“波光”相映照，造成视觉上的鲜明印象。接下去，“风过 惊喜 湖面湖畔 都是浪 却忘不了 细听 何有春归的莺啼”，由动态的“风过”转向写听觉：浪声和莺啼，色声兼备。第四节，视觉扩大到其它事物：“牡丹的娇 桃红的冶 / 怎及满眼 白色飘动的轻柔”，运用对比，再现了“杨花柳絮满天飞”的空濛春景，诗歌画面的色彩更为丰富，对比度更为强烈。诗的最后，视觉空间凭借想象移向了景外：“想明日 依依的折枝 而今日，今后 江南底春 春底江南 都已三千里”。此处既超越了西湖柳，又不是全然没有柳，因为三千里春的江南处处有柳的存在。这是柳在空间上的扩大，也意味着情感的扩大。而这种扩大是在瞬间得以完成的。

诗人对柳情进行拓展的第二方面，是对其历史文化蕴含的搜寻。柳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不只是树的形象和概念，而是

有着长期民族文化积淀的意象。自古以来，杨柳与中华民族的生活和文化活动紧密相关，也是诗歌吟咏的重要对象。《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李白《忆秦娥》中有：“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些皆为写柳名句。诗人严思面对西湖柳时，其诗思自然返回到那历史文化的源头：“万种遐思 / 竞相 / 回溯唐宋”，“想阳关的客舍 / 仙廊的酒旗 / 灯节的黄昏……”柳这个自然意象转变为历史意象，杨柳枝条牵动的是幽长的历史情韵，波光浪影中流淌的是浓郁的文化芳馨。到此，我们发现，诗作由视觉到听觉，有近观有远望，有长堤、波光、莺啼的衬托，又有牡丹、桃花的对比，有空间上的纵横交错，更有历史的回首、现实的遐想。一首柳情，所提供的审美信息是如此丰厚深邃。

这是诗人善于进行时空开拓所致。任何事物都有空间上的无限性，又有时间上的无限性。只有放在时空交错的巨大背景中，它全部的意义才能得以呈现，它的诗美光芒才能得以闪射。《柳情》显示了严思在时空开拓上的成就，标志诗人艺术建构达到相当娴熟的程度。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严思诗歌的基本特色及其艺术造诣。严思是一位具有使命感的诗人，他始终把写诗当作严肃的事业来对待，并为此付出辛勤的探索。我相信，以这样的心态从事诗美创造，他的艺术道路是可以走得十分长远的。我们将热切地关注着。

1997年5月 于浙江师范大学

目 录

严思诗歌的情感特质及其它(代序).....	吴晓(1)
我此刻寂然.....	(1)
狼.....	(3)
三角梅.....	(4)
含苞的约会.....	(6)
妈祖.....	(9)
老房子	(13)
海岛端午风景线	(16)
心裂症	(18)
唱一支梦驼铃	(20)
红树林	(22)
木麻黄恋歌	(24)
虎年画虎三题	(26)
啊,如果.....	(29)
走进历史	(32)
北京诗花	(39)
天安门	
登长城	
刺玫瑰	

天坛	
西子湖吟唱	(44)
灵隐寺济颠和尚的画像	
凭吊岳坟	
柳情	
归来的梦	(49)
巉岩上的岗哨	(51)
古城中秋	(55)
致草原	(58)
黄山组曲	(60)
笔架山	
梦笔生花	
仙人晒靴	
飞来石	
映山红	
黄山松	
我不折剑,我不沉江	(65)
丰碑	(69)
我带着一颗中国心	(70)
旷野上的窗扉	(72)
念人	(74)
足迹	(76)
过古坟场	(78)
再次见到无奈的潮落	(80)
花草组诗	(83)
绿草	

木棉	
雨树	
火焰树	
岁月	(87)
今夜,拉纤,归去	(91)
沉默是什么	(93)
偶得	(95)
弄潮放歌	(96)
冲浪	
寄居蟹	
沙滩城堡	
深夜听琵琶	(99)
奎笼	(102)
历史的断想	(104)
听潮	(106)
附录:关于严思的诗歌创作	(109)
后记	(116)

我此刻寂然

——怀念新加坡南洋大学

我此刻寂然
——寂然
似我脚下
山岗庄重的肃穆

而，四季风过
依然拂起满目依依的相思^①
——树梢飒响的叶
地上零落的花

我此刻寂然
——寂然
似我广场

① 新加坡南洋大学是东南亚唯一民办的华文大学，创办于 1956 年，被停办于 1980 年。位于云南园山岗，校内遍植相思树。

旗杆的矗立如剑

而,掸尽尘封
青锋吹发
眼中依然是
当年的“干将”、“莫邪”

我此刻寂然
——寂然
似我身旁
丰碑镌刻的宣言

而,跫音悠悠于云海的远处
当锈蚀的门环叩响
流放的人儿
将与百鸟一齐归来

1985年11月